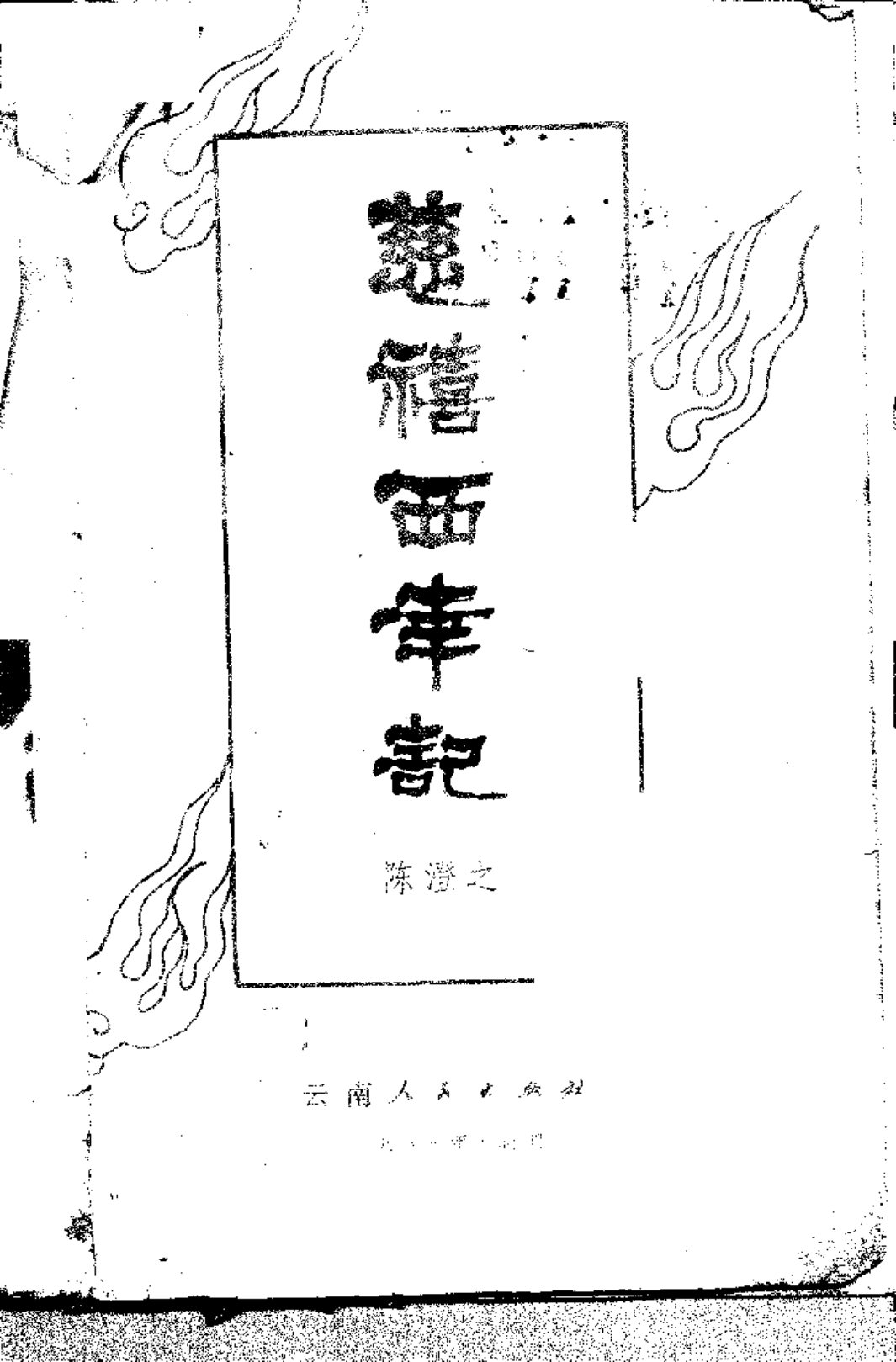


楚禮田章記



# 慈禧西幸記

陳澄之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一年六月

## 香港两姊妹

夏易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插页 301千字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0册

书号：10355·387 定价：2.35元

## 重 印 说 明

《慈禧西幸记》是一部反映十九世纪末年庚子事件前后晚清宫廷及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书中记述了这一历史时期从风雨飘摇到惨遭浩劫，及慈禧仓皇西逃的过程，可作为学习近代史参考的文艺读物。本书的作者陈澄之曾在有关的外事部门工作，搜集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大量资料，使本书内容较为丰富。但作者限于所处的时代和经历，作品难免有错误的观点及提得不准确的问题。为保留作品原貌，我们除对文字上的明显谬误加以订正，并对个别地方的黄色描写略有删节外，余均未加改交。请读者注意批判鉴别。

原书于解放前出版时分《山雨欲来风满楼》、《日暮乡关何处是》二册，现合为一册再版发行。

## 目 次

一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1
二	荣禄的来信	5
三	“义气干霄”	11
四	各安本业以靖地方	18
五	直督裕禄在天津	22
六	朝冠、补服、红裙	27
七	杉山之死	35
八	创千古未有奇闻	40
九	五月二十三日	45
一〇	悲剧的掀起	50
一一	闰八月的不祥	57
一二	假造的外交团照会	63
一三	胜利的希望	69
一四	黑暗中的北京	73
一五	私情私恨	81
一六	聂士成之死	93
一七	吴县洪第	101
一八	北京的另一女王	108
一九	沐猴而冠	114
二〇	白玉牝	121
二一	挣扎在毁灭里的生之追求	128

二二	光绪皇帝三秩万寿的前夕	135
二三	昨夜欢笑今宵悲切	143
二四	国事如麻人事如烟	150
二五	阴郁中的病态	156
二六	这是什么世界	162
二七	皇帝是小偷儿	168
二八	兰儿之幸	174
二九	莠言乱政之罪	180
三〇	两位忠良大臣之死	186
三一	一马当先的日本兵	194
三二	庚子诗篇	200
三三	至死不悟者流	207
三四	尝尽艰苦好做人	214
三五	治国如治病	220
三六	极尽惨酷野蛮之能事	227
三七	善行者的自白	235
三八	霓裳与断肠	241
三九	三辆奇突的骡车	248
四〇	皇帝不见了	257
四一	天上与人间	266
四二	当真是皇帝?	274
四三	路上的烦恼	280
四四	贯市行	288
四五	兰枣五枚烧饼一块	296
四六	向光裕窥见皇太后	302
四七	与妇人女子共事之难	313

四八	龙与蛇	319
四九	雨里青螺路百盘	326
五〇	顾后思前、风潇潇、雨凄凄	335
五一	风流文雅第一人	342
五二	居庸关上	350
五三	惊弓之鸟易于摆布	361
五四	魂飞汤火命如鸡	368
五五	驾临怀来的前夕	375
五六	榆林堡	385
五七	接驾	391
五八	召对	398
五九	小米粥、鸡蛋、纸吹	406
六〇	“义民”变了“拳匪”	414
六一	“光靴”皇上	420
六二	妨河渡头	428

## 一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初一日

初秋时分是中国西北的雨季，关中一带全凭仗着这季节里雨量的多寡，来断定农收的丰歉与民生的安否。但雨量太多，伤棉；太少，二麦无望。事实上亚洲内陆如中国西北陕甘一带，每年哪里能有恰到好处的雨量呢？结果“十年一小旱，五十年一大旱”，成了西北各地靠天吃饭的人们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定例。我们只要稍微回忆一下，过去短短四五十年间，陕甘二省大小旱荒，又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过了。

真的，也只不过是四五十年前的一个秋天。气节已经过了处暑，而气候还是那么闷热。粮价一天天地往上涨，这一年的旱象早已形成了。从小满以来的四个多月，始终没有下过一滴雨；可是决没有料到亢旱的程度这么严重，因此关中各地无不人心惶惶。省城四郊不断地发生盗案，甚至于闹得西安城里居然有白昼行劫的，这还了得？官厅一面加紧城防，一面调派兵勇分驻四城，检查出入城门的宵小闲杂人等。这么一来，地方上并不见得因此安逸，反而苦了人民，无形中为老弱残兵多辟了好些勒索敲诈强取霸夺的门径，我们不必过分地往坏处想，至少那班派驻在四城的兵勇每天的鸦片烟资，谅来终可以敲自出入城门的商贾行人。

这天是前清光绪二十六（公元一九〇〇）年阴历八月初一日。天色刚亮，四城洞开。这时候来往行人极少，东门值



班的一两名兵勇，抱着破烂的洋枪倚在城门洞里，拖着两行鼻涕正在打盹，还接二连三地打呵欠，打寒噤。一阵轻捷的脚步，走过他们的面前。他这才懒洋洋地把眼睛乱揉了一阵，睁得圆圆的，看到有两个挑担子的乡下人，已经进了城走下去一两丈远了。

“唉，”一个瘦黑得象木乃伊，天生就了满面孔横肉的兵勇，看见那两个已经闯进城去的乡下人，这样一声喊住了他们。那两个乡下人听到他的一声“唉”，便赶紧歇下了担子，回转身来呆立着。他一面拉长了脖子，咳吐出一口浓痰；一面向他们摆了摆手，喊着：“回转身来！”

“老总，你开恩，”那挑了一担萝卜的老者，回到“木乃伊”的面前，堆下一脸孔不尴不尬的笑容道，“今早进来没有挑什么好吃的，所以没敢惊动老总，便一直挑过去了，老总包涵。”

“木乃伊”的红边火眼翻了翻，又揉了揉，把另一个年青的乡下人打量一阵，这才对他的伙伴扭一扭嘴说，“标爷，你看那小子木桶里盛的是什么？”

“好，好小子，一担鲤鱼！”标爷随手从桶里提起一尾活跃活跳的大鲤鱼，在手里三跃四跳地便又跳滑到桶里去了。他也不再伸手去捉，却阴阳怪气地说，“这一担足有五六十条，真是好利钱——好吧，咱们也不想白吃你的，卖给咱们两条，要大一点儿的！”

“根娃，你就送老总们一尾，”老者劝那年青的乡下人，“我们赶路要紧，别在这里耽误了事。”

“不行！”根娃撅着嘴。

“不行？”这一下可把“木乃伊”逗火了，举起右手恶

狠狠地象煞是要打人，其实只是举起手来抹干净了自己脸上的两行鼻涕，“这小子准是革命党化装的——查！”

“查！查就查，”根娃的肝火也不小，当即摆开了八字步，站立得稳稳的，双手紧叉着腰，“反正我没有犯法，怕什么？”

“标爷你错了，”鬼计多端的“木乃伊”真促狭，倚在城砖上狞笑着道，“何必搜查那小子的身上，你活了这么大，就没有听过‘鱼藏剑’么？他的秘密一定藏在鱼肚子里！把这两桶鱼的肚皮，一条条的剖开来查！”

“只要你有种，你剖，你剖，你胆敢一尾尾地剖开……你剖，你剖！……”根娃的脸都气黄了。

“呃，小子，你倒反而比咱横？”“木乃伊”的火眼转了转，“咱倒要看看你的横劲儿——小子，看谁拚得过谁吧。今天咱是办你办定了，且问你这两桶鲤鱼哪里来的？”

“怎么？这鱼是哪里来的么？渭河里捕来的！”根娃怒吼了起来。

“好，渭河是谁家的？”

“难道是你府上的不成？”

“嗨，你别俏皮！虽不是咱家的，却是皇帝家的吧？小子，没有说的了吧，朝廷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正是皇上用着咱的时候了。这桶鲤鱼既是皇帝家渭河里的鲤鱼，咱们为皇上捉贼，小子，你说，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鱼是贼赃，你小子是贼，是国贼！……”

“根娃，根娃！”那乡下老者急了，“你又闯祸了，昨天你爹怎么关照你的！”

“我不怕，老爹，你先走，”根娃始终硬到底，就没有

把“木乃伊”们放在眼里。“你去告诉方太爷，就说我的一担鲤鱼和我本人都被城门口兵勇们扣住了。”

“木乃伊”一听到“方太爷”三个字，混身冷了半截，连打了两个寒噤，呵欠却早已跑掉了。他这时似乎清醒了不少，来往的人也多了起来，刚好一辆卖蒸馍的车子由他身边擦过，他随手拿了一只没精打采地吃着。

“咱就想到了，已经早了这么长久，老百姓连包谷都没得吃的，谁还吃得起鲤鱼？就知道是有缘故的。”标爷说到这里，温和地插问了这么一句：“哪个方太爷？”

“就是端大人公馆里的厨师，方大鼻子。”老者的声调比先前响亮得多，这也许是刚升起来的阳光，增加了他的精神。

“走吧，快点走吧！”标爷拍了拍根娃的肩膀，笑眯眯地：“我说你老哥一清早哪来这么大的火气，原来……哈……哈……开玩笑的呀，你倒当了真，走吧，时候不早啦。”

就在这个当儿，东大街上涌来了一大群奇装异服的男女，簇拥着一乘八人大轿。穿过了东门，直往东关外奔驰而去，沿街商号、店家无不设案，点烛，焚香，一路上的行人莫不就地膜拜。

“郭娘娘保佑！”那乡下老者把一担萝卜放在一家小店门口，赶紧跪在地上，对那去远了的八人大轿拜迎拜送，口中念念有词。直到那一群人消失了，街头恢复了常态，他老人家还一直跪在那里，不敢抬头，那条灰白了的细辫子由脑后溜垂在地上。

郭娘娘，就是义和团晋陕头目郭敦源的七姨太太。这位姨太太是郭头目半年前驾临咸阳由当地义和团恭献的。郭敦源便派这位新欢在关中各地设教收徒。当时护理陕西巡抚布

政使端方端大人也得让她三分，这就无怪乎西北人民对她畏之敬之，视同神明，供奉无微不至，呈献惟恐不周了。可是这一晌京里传来的消息不妙，甚至于说是洋兵攻打下了北京，皇太后皇上已经化装逃到了保定。更有胆大一点的人民传说，圣旨已下：朝廷决心杜绝义和团的邪孽，并且要净除乱民们根株，所以各地官长不久便要严拿首要，解除胁从。

郭爷的七姨太太看到风头不对，她既是女流，况又无知，一时没了主意，只有一走了事。这天星夜里，她由咸阳启程，晨初道经西安，直奔山西介休她的丈夫的巢穴义安村。沿途自有乡愚义众热忱供应，这不用操心的。地方官员一则胁于义民势众，再则当时正式旨谕倘未传递到省，乐得翻颈委蛇，置之不问。

当时西安城里轰乱了一个上午，满街满巷人头攒动，无非是争看郭娘娘的慈颜。怎奈她心中有事，未便停留，实际上虽未扰民，却已骚动了全城。

根娃挑着那一担鲤鱼进了城之后，在人堆子里挤来挤去，要想走快一步都不可能。有时还要停息下来，等街头人众松散些儿再往前走。他这一担鲤鱼挑送到西大街端大人府的后门口，已经是响过午炮一阵子了。

## 二 荣禄的来信

端方病了，已经卧病了两三个月。过了五月端午直到目前，他还没有下过签押房，许多重要的公事都是在公馆里签

署的。端大人害的究竟是什么病？外人知道的很少，而他的亲信却又讳而不言，似乎他的病是一种不平凡的病。

在他得病的前夕，连夜赶办了一桩无关轻重的奸杀案件，主犯是郭敦源七姨太的干儿子，他在西安南郊何家堡上霸占了王姓农家的一个童养媳。日久了，引起了全村的公愤。某夜，大家一齐心便把郭娘娘的干儿子活捉了绑送到长安县。县太爷没了主意，一则怕动了众怒，再则深知义和团不是好惹的。这件案子终于推到了护理陕西巡抚布政使衙门里来。端大人胸有成竹，深知皇太后正要借重义和团来扶清灭洋。便不问青红皂白，就随随便便地把主犯释放了。在主犯被释放的当天夜里，何家堡王家的那童养媳被义和团众砍死了。

这么一闹，轰动了全城，布政使衙门口挤满了人，当时端大人正在签押房里，命令黄伯诚黄师爷写一封信去天津，向一位候补道追讨积欠两三年的一笔借款。

“你在信里告诉他，那笔款项的数目固然不大，但累年积月的利息合计起来，也就着实可观了。告诉他，把这笔手续早清了，我才肯替他写封介绍信给礼部尚书启大人。”端方吩咐完了，才要站起来，黄伯诚赶紧把案上一只大信封呈递了过来。

“这是内阁学士那大人的一封私函。”黄伯诚接着说。

“昨天寄到的京报上，那大人新近荣兼了礼部侍郎。”

“那桐的运气不错，只是一直在京里呆着，太清苦了。”端方把信封瞥了一眼，并没有抽出信来看，便仍旧往案上一扔，“他信里说什么？”

“他说，他说，……他说局势很不好……”

“怎么不好？快说呀！”

“他说，他说……那大人说，……同情义和团的人都被抓了起来！……京城里一日数惊，北方各地乱民四起。……那大人的字里行间，似乎说朝廷始终还没有拿定主意！……”黄伯诚这时听到远处人声鼎沸。这鼎沸的人声约摸就在衙门口的广场上，他凝了凝神。然后低声地唤了端大人一声道：“午翁，那大人打算把家眷往上海送，并说，苟临时万不得已的话，他也许要让家眷逃难到陕西来。他说，到那时候要请你老多加照拂。”

“噢——局势竟会一下子变到这个地步？”端午桥是多么机警的一个脚色，他先为这消息一惊，但脸上毫无惊异之色，终于沉静冷淡得若无其事。微嗽了一下，望了他这年老的亲信一眼，道：“我早就料到义和团是成不了大事的。伯诚，你想，以邪服正，岂能经常？兴清则可，何必灭洋？清之兴与不兴，与夫洋之灭与不灭，根本是两不相干的事。当今之世，果“兴清”与“灭洋”相提并论，乃大不智也。天下之不智即邪，况大不智乎？伯诚，你觉得这见解如何？”

“尊见极是。午翁，你我的想法都如此！”黄老先生往地上吐了一口痰，掀起门帘向外面张了一张，“即使把洋人灭了，灭得一干二净，而我皇朝大清未必就会复兴起来。事实上，今日清之不兴，其病源不在人，而在于我。今日朝中哪里还有明眼智者呵，即使有些，这些人又哪里能抬得起头来！”

“伯诚，”端午桥肃然地又往大圈椅上一坐，用手抚摸着自己的下颚，忽然微笑了起来。“话虽如此说法，可是我我还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朝廷说义和团好，你我只得跟

着喊好，上面翻了跟，咱们才得跟着顺风倒！……你听外面人声越来越大了，是怎么回事？你去问个究竟，我要进去了。等一下，伯诚，你也到后面来。刚才接到盛宣怀由上海派人送来的杭州雨前茶，等你闲了，我们一起尝尝。住在这西北，别的倒也罢了，就是没有好茶喝；连北京的香片，此地都拿不出上好的。”

端午桥说着便踱出了签押房。后来的两三个月里他就没有再到签押房里来过一次。从这天夜里他就宣布病了。也是从这一天起，为了他释放了义和团郭娘娘的干儿子，人心不服，士绅恚恨，大家义忿之至，集聚在布政使署大门外的广场上，足足地喧闹了三天三夜。端大人原要调派一些兵勇到场驱散了事的，可是被黄伯诚的一句话吓得他躲在公馆里不敢出门一步。据黄师爷说集聚在衙门口的并不是真正的老百姓，而大多是革命党乔装的。端方在光宣年间，原是清廷极其倚重的干臣，他是满洲正白旗人中官运最为亨通的一个。此人天不怕地不怕，敢做敢为，但一提到革命党人，他便毛骨悚然了。幸而他自任陕西按察使以来，跟地方士绅相处得非常之好，并结识了贺瑞麟。

贺瑞麟是陕西人人敬佩的学者。他一得到消息，便由三原赶来。在布政使署大门口，他对大家晓谕了几句，没一会儿工夫，人们便各自散走了。一阵清风吹散了满天的云霾。

端大人在纳闷，忽然听到贺瑞麟来了，他便接了出去。他在二门上遇到了。

“贺娃，”端午桥一见到贺瑞麟便开起玩笑来，“我正想你得紧哩？”

“你想的不是我吧，陶斋（端方一字陶斋）兄，”贺贡

生一面往公馆里闯，一面瞟了端大人一眼笑道：“可惜此番来得匆忙了，倒如路过贵相知门前，却未见到她，阁下想的是她吗？”

“不，不，不！”端方很正经地表白道：“复斋，你不相信，可以把伯诚找来问，我这一向天天在他面前提到你。”

“也许，也许是想我，”贺瑞麟俏皮地说：“这两天四乡八镇都知道我们的端大人病了。兄弟特地赶来探疾的，又听说阁下在病中，每天还是要吃两尾大鲤鱼，我就不知老兄，究竟害的是什么病了？”这一阵话说得端方满脸通红。

“别瞎扯谈，我们商量正经的。”端方在甬道上说着，把贺瑞麟引进了上房，在间小客座里坐下，自己便又赶回到内室去了。这时黄伯诚从外面进来会贺瑞麟。

“复翁，你真是澈上的一帖药，你来了，他的病就马上好了。”

“假使这时候衙门口还是闹嚷嚷的，哈哈，他的病恐怕还得害下去。哎呀，你们这位大人呀，碰到一点小麻烦便装病，将来官再做大一点儿，我看他要一年病到头了。”这时端方挟了一束文书走了进来，贺瑞麟接着说道：“陶斋兄，正经的，我有一点要奉劝，今后你装病也吧，不装病也吧，多少总得象一回事，不要让外面大家都知道，你这新任布政使，还是跟从前一样，喜欢闹玄虚——孰能无过？官更难免，但既知过，下不为例，则人家还可原谅。你这人算得是敢作敢为的了，但有一小毛病，就是有的时候遇事竟不敢当，甚至于缩起头来装病，这又何苦？你手里拿来的什么？”

“唉，无非是麻烦。这一次义和团的乱子闯大了。北方已经乱得不成话说，外国人被杀了不少，马上又要打起来，



说不定现在已经开火了。这是荣中堂秘密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你先看了，我们再商量。”端方说着把荣禄的来信，抽展了开来递给他的好友，其中有几句是：

……本年五月团教纷争，外衅已开。而兵凶战危，宜为不虞之备。苟洋兵再薄京师，两宫势必他幸。长安古帝王州，山川四塞，雄据上游，宜事先审度形势，于西安省城酌备驻蹕之所，所经地方，预为筹备，以待万一……

贺瑞麟看完了信，一声也不响，只是端起茶盅，左一口右一口地喝个不休。

“老兄你说这事怎办？”端方在半晌的沉寂中，吐说了这么一句。

“这决不是马上可以拿出办法来的。”贺瑞麟笑了笑，道：“你目下既在病中，现在还是请你继续病下去。——”

“嘿，你这人老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端方急了。

“陶斋，这不是跟你说笑话。为了办这类事，一则要迅捷秘密；再则怕民间闻风蠢动；三则这一着的成败，关系你将来的前程，宜乎聚精会神，专心一志。所以你既称病，乘此继续称病。外面的日常公事全部交由伯诚代行，你可以谢绝一切宾客，在大家莫测虚实中，可以布置一切，安顿一切。等到两宫真的启蹕来陕，你已把一切布置就绪，义和团虽然有潜伏在陕西境内，待机思动的，可是你已暗中有备，还怕什么？”

“这话是对的，可是你从今日起就不能再回三原去了。你要帮我的忙帮到底！”

“我蒙馆里的一群学生怎么办？况且转眼就是中秋节，我正急等收了这一节的束修，要我的婆娘到南山去贩一批木